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正德皇帝全传 第三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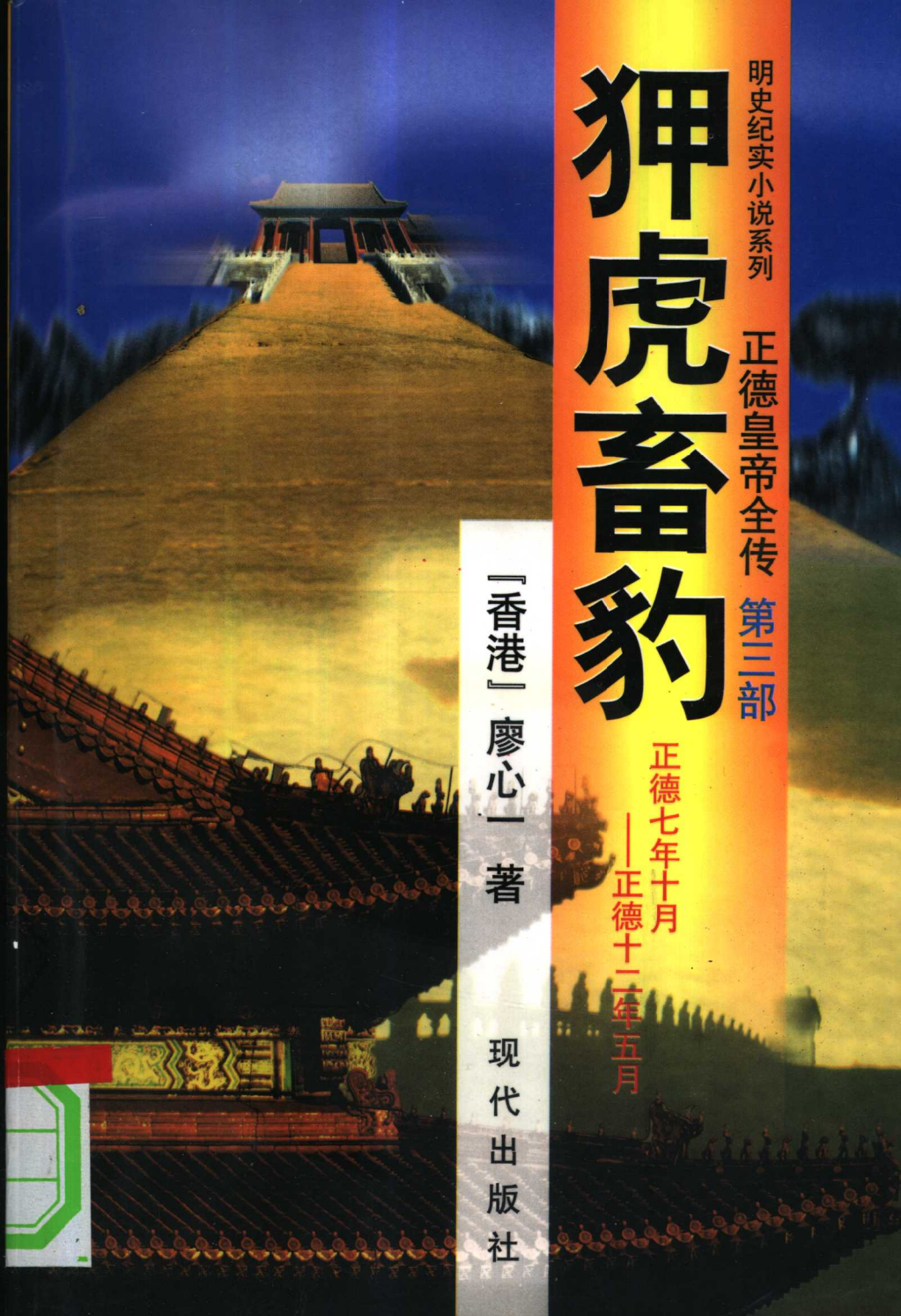
狎虎畜豹

正德七年十月

——正德十二年五月

「香港」廖心一著

现代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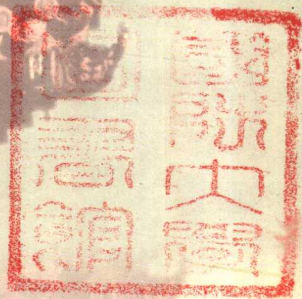
国防大学 2 086 1543 5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狎虎畜豹

正德皇帝全传 第三部

正德七年十月——正德十二年五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德皇帝全传/廖心一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8.1

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

ISBN 7-80028-428-X

I. 正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726 号

狎虎畜豹

正德皇帝全传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第三部

著 作:[香港]廖心一

责任编辑:刘宝明

封面设计:李 芸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,邮编:100011)

印 刷:北京通县宏飞印刷厂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52.5 印张

版 次:1998 年 1 月第一版,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

书 号:ISBN7-80028-428-X/I·084

定 价:68.00 元(共四册)

第一章

江彬在淮河岸上勇猛杀敌，矢伤面颊毫无惧色的故事，钱宁讲得津津有味，皇帝听得津津有味。讲着听着，不由得比划起拳脚。皇帝过了几招拳脚，身上出了汗，便停下来。“茶来，”他唤道。

“儿子在，”钱宁肃手侍立。他总是希望听到皇上这一声招呼，又总是害怕皇上这一声招呼。因为在这一声招呼之后，总会有一些他意想不到、很难回答、常使他难堪的问题。

“国家有江彬这样忠勇的将军，朕甚是欣慰。若你是江彬，受了箭伤，又会怎样？”皇帝果然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。

钱宁想了想，说：“以儿子的本事，借皇上的神威，只有我射杀敌人，怎会被敌人射伤了我？”他自以为答的得体，无形中比他刚刚吹嘘过的江彬，又高了一头。吹嘘江彬，是因为得了江彬的好处，是因为听了江彬的谦词。吹嘘过后，又觉得有些不妥当了。皇上如果记住了这个人，把这个人召到了身边，对自己不会有好处。这不，因了他，皇上出了个难题考问，若非头脑灵活，真不知怎样回答。

“好，今日的话你要记住，总有一天，朕要派你去领兵打仗。”皇帝说着，命道，“着人将朕的御马牵来，朕要纵横驰骋一番。”

皇帝的马牵来了，一副新换上的马鞍带有肃杀之气，特别引人注目。皇帝拍了拍，问钱宁：“皇儿知道它是用什么制作的吗？”

钱宁明知它的来历，明知因而而引起过议论，却不敢说破：“是

新换上吗？儿子看它奇特，不知是用何物制作。”

“你说它奇特，倒也很有眼光，”皇帝说。“告诉你，它是用反贼赵鞬的人皮制作的。河南贼魁解入京师时，我问身边的人，他们中谁最可恶，有人说：这个赵疯子最可恶。他是读书人，不思量为朝廷办事，却煽惑愚民与朝廷作对。朕问：他最可恶，当用何刑处死？那人说：磔刑。朕说：磔刑之外，朕再加一刑，把他的皮活剥下来，为朕作马鞍，朕要每日踩上它，以警戒天下读书人，千万不可学他的样子。”

“皇上说的对，”钱宁附和着说，“读书人敢与朝廷作对，比村夫愚氓可恶十倍。”

“却有人说朕行事不当，说什么祖宗严禁法外用刑，”皇帝问道，“你也听过这般议论吗？”

“儿子不曾听过。”钱宁和士大夫有交往，听到不少人议论。他不知对议者要怎样处置，暂时也不愿得罪那些议者，便说了谎。

“若是听到了，你要代朕批驳这些书生之见。敢在中原倡乱，特别是读书人敢在中原倡乱，一定要用严刑，”皇帝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是，儿子听到这等荒谬的议论，一定据理力驳，宣明圣意，”钱宁说着，上前扶了皇帝一把。

皇帝借着他一扶之力，登鞍上马，勒转缰绳，在豹房前跑了几个来回。马鼻中呼出的气息渐重，皇帝勒住缰绳，让它停下来，又借钱宁一扶之力，从马背上跃下。

“茶来，”皇帝招呼着，又出了个新的题目，“我要见一见江彬。我想把江彬留在身边。你为朕想个法子，别让大臣们又说出不好听的话来。”

钱宁说：“边军中骁勇善战者，不止江彬一人，皇上不如多留下几人。豹房中多了他们侍候，也可以更热闹些，更安全些。”

“朕亦有此意，只怕众多边将不回边镇，那班言官闲得无聊，

又要絮聒。”皇帝有他的担心。

钱宁说：“儿子倒有个法子，不知使得使不得。”

“你说。法子若好，朕要赏你，”皇帝道。

“皇上说边将该在边镇，固然不错，”钱宁说。“还有一条，边将不离边兵。如果皇上命边军与京营对调，边军留在京师，边将统率边军，留在京师伴驾，不就是合情合理之事了吗？”

“好法子，”皇帝赞道，“你不但一呼茶来，而且一呼法子来，可称法来。记住，这是朕赐你的法号。”

“谢皇上，”钱宁得过的赏赐太多，不满足只得一个法号，“除了法号，皇上再赏赐些别的吧。”

“你现在是锦衣卫指挥使吧？朕再升你一级，任后军府都督佥事。”钱宁要谢恩，皇帝拦住：“你先别叩头，朕要你办成一件事，这次的封赏才算数。你去查查，京营边军对调之事，前朝有没有人议论过。朕要的是赞同的议论。”

有都督佥事为饵，钱宁当然尽力去办，居然被他不费什么气力地找到了依据。他携了抄录的疏稿，去见皇帝，大声道：“皇上，你看这段话！咱们的京边对调，可以实施了。”

疏稿写道：“京营之兵素为冗怯，平居不习夫披坚执锐之劳，有事安得取其斩馘执俘之用？临阵退缩，反隳边兵之功；望敌奔溃，久为虏人所侮。宜以边兵镇京师，以壮根本。”

“写得好，写得好！”皇帝赞过问道，“是谁的议论？”

“儿子抄的是前礼部尚书倪岳的奏疏，”钱宁说。

“此人有见识。他的议论甚合朕意，朕要起用他，”皇帝手指疏稿，兴奋地说。

“不行了，倪尚书弘治十四年就过世了。”

皇帝静心一想，印象中确有其事，说了声“可惜”，又说：“虽不能起用他，却可用他的议论。来人，去司礼监传旨：众大臣

廷议之。”

平日的廷议，李东阳是主持。今日的廷议，他变了主讲。对今日廷议的题目，他整整想了一日夜，极有所见，也极欲一抒为快。

皇帝差来听议的内官是御用监太监张永和司礼监太监张雄。张雄呆板地说：“万岁爷说，着边军赴京上值，京营赴边上操，彼此都有好处。望诸位大人细心体会，定下对调事宜，咱们好去向万岁爷复旨。”

李东阳不等他人说话，先自开口：“请两位奏明圣上，臣以为京边对调不可行。”

他的话一出口，其他人不论作何想法，都不再说。反对对调者，要先听一听他的议论，赞同对调者，也要先听一听他的议论。

“怎么，就这么一句话吗？”张雄问，“万岁爷着各位议事，就这么一句话搪塞他老人家吗？”

李东阳说：“话有许多。我以为京营边军对调，有十不便。我一条一条来说，请大家共议。两位张太监记不下也不打紧，我另有疏本奏明圣上。”

“那好，请西涯先生从第一不便说起，”张雄说。

“京营守京，边军守边，各有职分。遇有急事，方可互相应援。张太监，宁夏有变，你与应宁先生督京营讨之。京畿有变，你与世光先生主调边军讨之。这便是急事，京营边军便可互相应援，”李东阳向他提到的各人点了点头，“今日盗贼方破，江淮并无大警，边镇亦无大警，所议京营边军对调，是无事而动，此一不便也。”

“多谢西涯先生剖析，”张永说，“以边军讨京畿之盗，原来并无不妥。”

李东阳继续说：“京营在京，虽有操练，却不习战阵。以之备

边，遇有北虏犯边，难得必胜。说起来，京营乃国家精锐，若有败绩，于国威有大碍，于士气有大损。此二不便也。”

仇钺掌三千营，调京营戍边，或先要从三千营调起，将帅士卒难免会生怨气，闹起事来他不好处置。他说：“李阁老虑的是，我不敢说京边对调，两下不便，但京军戍边，大有不便，则是无疑的。”

“京营不习战阵，也是无奈之事，”杨一清说，“京师不同于边方，无法摆出大阵势操练。”

李东阳等诸人议了几句，说第三事：“两年以来多事，先是宁夏之变，继而逆瑾之诛，继而京畿之盗，川蜀之盗，江西之盗，虽变乱逐一平息，然人心未定，一旦京军出京，大张旗鼓，必定骇人耳目。各边传闻，必将更加惊疑畏惧，此三不便也。”

“北直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盗祸方弥，宜明刑正典，不宜再宣以兵威。”署刑部事的左侍郎张子麟两月前问过赵麟口供，深知京军出京，在百姓心目中造成的大恐慌。

“再者，京军出外，倚恃强势，占住房屋，索要钱物，需索酒食，强买货物，奸污妇女。将官护短而不肯禁，边方奉旨而不敢言。此四不便也。”李东阳转向张永，“张太监，你是督统过京营的，我说的劣迹不是无中生有吧？”

张永不好说是，也不好说不是，干笑一声。

李东阳数说过京军，又数说边军：“边军在内，狎恩恃爱，傲睨军民，蔑视官府，小则怠玩，大则违法。治之则彼或不能堪，纵之则彼愈不可制。此五不便也。”说着问陆完，“全卿先生，此番讨盗，边军在各地违纪事例不少，你曾听闻一二吗？”

陆完有些难堪。边军纪律不好，他作为提督军务大臣，责任不可推卸。他嘟囔一句：“军纪不整肃，也不只是边军。”

“不错，违纪者不只是边军，但以边军为甚，”李东阳也只回

敬一句。“远离乡井，抛弃骨肉，若说地域，则或风气寒暖之不相同；若说用度，则或盘费供给之不相续。此六不便也。应宁先生，你总制西北军务，士卒调动的甘苦，你一定感同身受。”

“是，”杨一清说，“地域不同，气候各异，大军调动起来，衣物总难筹措齐备。”

“又岂止衣物，”李东阳说，“京边对调，在粮草之外，必用行粮，在布花之外，必须赏给，并非紧急不得已之时，却要靡费已穷之财。此七不便也。志同先生，不知你何以为计？”

户部尚书孙交无奈地笑笑，没有出声。反正大军一动，就向他要钱要粮。筹钱筹粮是他的本分，他掌一天户部，就要费一番心血。

“往来交替，无有宁息。仓卒之际，倘或变起于道途；厌倦之余，倘或患生于肘腋，谁敢担得万全？此八不便也。”李东阳向何鉴笑笑，“变起道途也好，患生肘腋也好，世光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坐卧不安的人了。”

何鉴说：“西涯公，我赞成你说的，京营边军事急时可互相应援，无事时不可轻动。”

“是啊，主持兵部，世光先生自然知道大军调动不易，”李东阳说。“京营外调，内外皆知京城空虚，边军调内，国人皆以为国中单弱。实者成虚，强者示弱。此九不便也。西北诸边，互通声息，唇齿之地，正须策应，调动一处，牵制全局。倘有疏失，咎将谁归？此十不便也。京边对调说来只是一事，不便却有十项。某身为腹心之臣，实不敢阿谀委顺，勉强屈从。”李东阳一口气说完，直身端坐，静听各人的反响。

梁储低声对杨廷和说：“西涯公此番议论慷慨激昂，缜密周全，却不同于往日风范。介夫先生，你有感觉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杨廷和也低声回说，“我看他去意甚坚，他定是在致

仕前要进一次忠说之谏。”

张雄咳嗽一声，说：“西涯先生说京营边军对调有十不便，皇上却说京营边军对调彼此都有好处。到底是两下有好处，还是十不方便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只有一句话想问问西涯先生。”

“张太监请讲，”李东阳揖请。

“倪舜咨先生是西涯先生的同年吧？”

众大臣都想听听来自皇上身边，接受了皇上训示的司礼太监会问出什么为难的题目，不想他问的是与京边对调毫无关系的一件事。

“是，舜咨先生与我同年同馆同入翰林，”李东阳答，“舜咨先生长我几岁，我一直兄事之。”

“西涯先生以为舜咨先生为臣若何？”张雄问。

“贤臣能臣。”

“西涯先生说他是能臣，他定有干练之处。他在军事方面的见解，西涯先生也是赞赏的吗？”看来，这才说到正题。

“舜咨先生在军事方面的见解胜我多矣，”李东阳说，“李某一生，但求诰敕之作能合圣意，舜咨先生则于军国大事无不刻意探求，弊政剔抉无遗，当时在朝诸公无不心悦诚服。”

“好，”张雄露出得意的神情，“西涯先生既然悦服舜咨先生的见解，舜咨先生以为应以边军入卫，西涯先生为什么以为不便，而且有十不便之多呢？”

听了张雄的话，在座资历较深而与倪岳有交者，都在回想，此公在什么场合下说过，应调边兵入卫。

“以我所知，舜咨先生不曾有过边军入卫的主张，”李东阳断然说道。

“那么，这份疏议是假的了？”张雄从袖中取出抄录的奏疏，递给李东阳。

李东阳读后，哑然失笑：“疏议不是假的，却不知谁抄与张太监，只抄了一段，致使张太监窥其一斑，未见全豹。我还记得，该奏疏言：延绥，边也，去京师远；宣府、大同，亦边也。去京师近。故宣大有门庭之喻。顷兵部计议，令宣府出兵五千，大同出兵一万，并力以援延绥，而不虑其相去既远，往返不逮，人心苦于转移，马力疲于奔轶，精锐既尽乎西，老弱乃留于北。万一北或有警，而西未可离，首屈冲决，远近坐困，其可为得计哉！舜咨先生的意思，宣、大之兵不宜西调，宜守护京师门庭，并不是说宣、大之兵宜入卫京师。”

皇帝让张雄怎样说，张雄便怎样说。李东阳说的一段话，皇帝没读过，皇帝没有交待，张雄简直不知所云，更不知该怎样对答。而李东阳对十余年前的大臣奏疏，还记得如此清楚，几乎能将原文背诵出来，使在座的阁部大臣无不敬佩。

“张老大，听了李阁老的一番议论，你想是调边军入京好，还是不调边军入京好？”皇帝问。

“爷说调边军入京好，自然是有深意。奴才无用，辩不过李阁老。皇上若是在场，一定把李阁老辩得哑口无言，”张雄圆滑地说。

“张太监，你以为如何？”皇帝满意了，又问张永。

“奴才以为，京营边军对调，确有许多不便。”

“边军入腹地讨盗可以，入京师护卫却不可以，是什么道理？”皇帝对张永的回话不满，立刻形于颜色，“不行，京边对调一定要办！你们要五府会同兵部再议。”

于是，咸宁侯仇铎奏言：边军久劳，风土不宜，人马多病，请量留三分之一，其他遣回边镇。兵部复议从之。这时，延绥军已取道还镇，辽东、宣府、大同军在京师外等候犒赏。皇帝命挑选精锐留京，同时召保定军一部并入。京营调边，府部回避，皇帝

也不再提。

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保定军号外四家兵。边将江彬、许泰等合情合理地留在京师，时时出入于豹房。

第二章

十一月初二日，朝廷命右府都督时源为平贼将军、总兵官，会彭泽讨四川盗。彭泽总制川陕军务在九月中旬就确定了。当时，总制洪钟屡被弹劾，巡按御史王纶说他乐饮纵游，纪功御史汪景说他纵兵不战，使他好不狼狈。朝廷顾全他的体面，召他回院，命彭泽以右都御史代之。

敕书早下，彭泽迟迟没有动身。一来，四川远在大西南，没有紧迫感。朝廷命彭泽在京师等候洪钟，二人该见见面，作些交待。二来，有人提出，该委任一名总兵官同行，一文一武，是制胜之道。也是因为没有紧迫感，总兵官一直没有推出。彭泽对总制西南军务，有些忌惮，乐得在京候命。

现在，与洪钟见过了面，总兵官也确定了，再没有延捱的道理，估计三五日内便要动身。按照习惯，他行前与既是吏部尚书又有师弟之谊的杨一清话别，与既是兵部尚书又曾有上下之份的何鉴话别。杨一清和何鉴都说，介夫先生是四川人，应该听听他对四川剿盗的见解。彭泽遂至杨廷和府上，向他辞行并讨教。

“总制大人来了，有失远迎，”杨廷和笑着说。“昔日先生总制，今日学生总制。总制总制，总而能制。”他说的先生，是指杨一清曾两度总制陕西三边军务。由于彭泽要去四川，为他的家乡除害，

第二章

他表现出不寻常的客气和热情。

彭泽行礼道：“介夫先生说笑了，我这个总制，怎能与恩师的总制相比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”

“不知哪个在天上，哪个在地下？”杨廷和打趣道。

“北为上南为下，自然恩师在天上，学生在地下。”杨一清总制陕西，彭泽总制四川，他借总制的区域而分上下。

“西北为上，东南为下，岂不是学生在天上，先生在地下了？”一个是兰州人，一个寄籍镇江，杨廷和又借籍贯而分上下。

“介夫先生好似在做偈语，”彭泽笑着说。

“济物所说天上地下才是好偈语呢，”杨廷和回了他一句，“难得济物有心，明日便要远行了，今日还驾临舍下，我敬你杯酒，以壮行色吧。”

杨廷和命取出川中佳酿。酒一斟出，果是香气四溢。彭泽本好杯中之物，忙说：“多谢介夫先生。不过，一杯不够，照我家乡的规矩，一定要三杯。来，请，”不等杨廷和动手，他先饮了一杯，“正因明日要远行了，今日才来向介夫先生讨教。川中的形势，还望指点。”

“原来不是专门来讨酒吃的，叫我好生失望，”杨廷和讲了句笑话，才正经地说，“以君之才，川中之盗不足平，我为济物忧者，二事耳。”

彭泽听他说得认真，也不敢再讲笑，酒也不敢再讨，垂手端坐，听他的下文。

“听说朝廷方下命时，济物欲坚辞，可有此事？”见彭泽不否认，杨廷和说，“济物正是办事的年龄，弘治庚戌科的进士，朝廷委以总制一方军务重任者，你是第一人。你却不欲就任，定是心中有许多疑惑。不知我的推测可对？”

“介夫先生说的对，”彭泽也不否认，“我心中确有许多疑虑，

至今没有解开。”

“如有疑虑，小事难成，何况大事。这是我的第一忧，”杨廷和道，“你的疑虑，可否讲与我听？”

“疑虑有三，我先讲其一，”彭泽说，“职权不明，若有疏漏，咎将归谁？我的疑虑不在四川境内，而在四川境外。”

“你的疑虑是在湖广吧？”杨廷和一语道破。

“是。初时，四川盗流入湖广，洪都宪奉旨总制四川、河南、陕西、湖广军务，坐镇湖广。待盗返四川，洪总制也转入四川，仍辖制湖广军务。而陈都宪奉旨讨江西盗，亦总制湖广军务。若蜀盗流入湖广，陈总制、洪总制先后科的进士，遇事还好商量，我是晚辈，是主动入湖广剿盗，还是请示陈总制后再定行止？我实在把握不定。”

这确是难处之事。二人都涉及湖广军务，是各行其事，各取所需地调动湖广的官军，还是一主一从，朝廷没有明确。若发生争执，官司就要打到朝廷，贻误事机。若在湖广有了失误，陈金的体面要顾全，只有拿彭泽问罪。彭泽考虑再三，不知所从者，即蜀盗流入湖广，他这个奉旨讨四川盗的总制何以处之。

杨廷和点点头，说：“济物的疑虑，深有道理。不过，我讲一句话，不知你听得进还是听不进，听进后是服气还是不服气？”

“我来府上，就是为听介夫先生的教诲，怎会听不进去？介夫先生向来以理服人，我怎会不服？”

“好，那我就说了。奉旨剿四川盗，就该剿灭在川中；盗流出四川，就有亏职守。前者蜀盗流入湖广，是用兵者不知其去向。今既知蜀盗有窜入湖广一途，就该用兵堵截，不容它再窜入湖广。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彭泽细细品味杨廷和的话，渐渐悟出一些道理。他不作声，就是听进了并服气了。

“再者，洪总制入川后，并未闻蜀盗再入湖广，可见入湖广的路是堵住了。即使有了疏失，小股盗贼流入湖广，你代洪总制，洪总制的权限就是你的权限。济物不必再为此疑虑。”

“是，多谢介夫先生的开导，”彭泽说，“这层道理我想清楚了。我是为朝廷剿灭盗贼，陈总制也是为朝廷剿灭盗贼，本是一体。”

“济物从善如流，令人欣慰。”杨廷和又为他斟上一杯酒。“请说疑虑之二。”

“那也不必说了，”彭泽笑道，“我本来想，高文明与我同年，我这个总制和他那个巡抚不知怎样相处。既然介夫先生说清楚了与陈总制怎样相处，与高文明就不难相处。”

高崇熙，字文明，弘治三年进士，正德六年十一月，林俊再三请求之下，朝廷准他致仕。十二月，身份地位很不明确的四川巡视高崇熙改任巡抚，有了正式的名分。彭泽与他同年，担心难处。仔细想一想，其实真没必要疑虑。总制也好，巡抚也好，都是都察院的外差。巡抚长驻，是主，总制专差，是宾。这是第一层关系。总制只总制军务，巡抚除军务外，也管政务财务。这是第二层关系。巡抚掌一省一地的军务，总制掌数省数地的军务。这是第三层关系。彭泽所带职衔是右都御史，高崇熙所带职衔是右副都御史。这是第四层关系。根据前面的两层关系，彭泽应该尊重高崇熙，就像宾客尊重主人。根据后面的两层关系，彭泽应该指挥高崇熙，就像上司指挥下官。说简单不简单，说复杂也不复杂。

“疑虑之三，或许是我内心真正的疑虑。”彭泽不等杨廷和发问，主动说了下去。“一方总制，动辄得咎，令人心寒。平心而论，宜之先生在蜀，汝砺先生在赣，责任甚重，处境甚艰。这且不说，他们讨盗，也都是得力的。而今被言路批得一无是处。我代宜之先生，恐怕还难有他的作为。”不知怎的，他为洪钟和陈金两位前

辈鸣上不平。或许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，他看到了前途的荆棘。

洪钟主持四川讨盗的局面，确是有成绩的。诚然，他对窜入陕西的蜀盗，偏重招抚，使彼得以养精蓄锐，复返四川，气势再炽。但是，他到了四川以后，也利用招抚编织罗网，给蜀盗很重的打击。说他的招抚是假招抚也未始不可。

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属湖广，在武昌西南两千余里处，接近四川，离成都比离武昌还要近些，与重庆府，以及盗贼出没的顺庆府、夔州府的距离更近。永顺宣慰司的土兵是朝廷特准征讨蜀盗的力量，也是盗贼想争取的盟者。蓝廷瑞、鄢本恕等自陕西返回四川，洪钟也进入四川。由于在四川的发展不顺利，蓝、鄢等又向洪钟请抚。洪钟答应了，要求他们在夔州府达州的东乡县就抚，他们却要求在顺庆府蓬州的营山县驻屯，明显是暂避风头，再求发展的策略。

土舍彭世麟是宣慰使彭世麒的胞弟，在一定程度上可左右永顺土兵。他与官军和敌军两方都有接触。

蓝廷瑞知道他的身份，存心巴结，以求永顺土兵中立或成为援手。他挑选了一名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，冒充己女，命善言之士从中说合，要嫁与彭世麟的儿子。彭世麟不敢妄作主张，报与彭世麒。彭世麒也不敢妄作主张，报与洪钟。洪钟立即说：“许之。”许婚是假，设伏是真。彭世麟与蓝廷瑞派出的使者约定了相亲的日子，预先设下了伏兵。六月十六日，蓝廷瑞、鄢本恕及其他敌军首领共二十八人，如期赴会，毫无戒备。伏兵四起，蓝、鄢等束手被擒，只有一名绰号廖麻子的敌军首领逃脱。廖麻子其实不是四川人，而是陕西人，从汉中随蓝廷瑞、鄢本恕等入川。蓝、鄢等被擒，洪钟发兵追击，斩俘千余人。

彭泽所说，平心而论，洪钟讨蜀盗得力，主要便是指盗魁蓝廷瑞、鄢本恕就擒。而廖麻子逃脱，收拾残部，与源起重庆府江

津县的盗首曹甫、方四等会合，方四被擒，曹甫被杀后，他独自发展，到正德七年夏、秋之际，竟然自称拥兵二十万，则是王纶、汪景弹劾洪钟的重要原因。彭泽以为，言路的弹劾不公允，他要为洪钟讨个公道，也为自己做个铺垫。

杨廷和听出来，疑虑之三，是彭泽心中的主要疑虑。他的一番话，与其说是疑虑，不如说是牢骚，更为恰当。心有疑虑，还不甚打紧，倘若牢骚太盛，于他本人于公家事都无好处。如何指明这一点，杨廷和有些犯愁。说得太率直，与彭泽的交情不深，怕他不能接受；说得太平淡，又怕他不能警觉。

想了想，还是撇开彭泽的牢骚，从闲话说起：“济物，近日京师传诵一首童谣，真是编得精彩之极，独具匠心，你可有所闻？”

京师最善编传童谣，几乎月月有新作，但杨廷和赞为精彩之极，独具匠心，就非同小可了。话题虽然转得太唐突，彭泽还是问：“不知介夫先生说的是哪一首童谣？”

“马饱不用喂，鼓破不用张，五人同一心，刘瑾去顶缸。”杨廷和顿挫有致地诵了一遍。“前两日宫中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今日市井就传开了童谣，何其速哉！”

彭泽听出了名堂：“马”指马永成，“喂”指魏彬，“鼓”指谷大用，“张”指张永，加上刘瑾，是当年“八虎”中的主要成员。“刘瑾去顶缸”，不用说是指他被诛杀。“鼓破”是指谷大用讨京畿盗不利，平息盗乱之后，虽又是本人加俸，又是兄弟封爵，但皇上看不上他，对他已是疏远了许多。“马饱不用喂”，是指前些日子，二人在皇上面前互相诘告，颇似当年刘瑾和张永之争。魏彬掌司礼监，主管镇守太监的委任，马永成欲安插一名友好，要魏彬草敕，着他预地方刑名等事。魏彬说：此事已有诏书，不可再行。马永成大怒，说：凡事我等共议，尔何敢专！难道你想作第二个刘瑾吗？骂了还不解气，复毆以老拳。在皇上面前，二人当